

主编 黄侯兴

女作家的情感世界



张爱玲： 在这里，遇见你

刘 聪 著

中原出版传媒集团
大地传媒

河南文艺出版社

主编 黄侯兴

女作家的情感世界



张爱玲： 在这里，遇见你

刘 聪 著

河南文艺出版社

· 郑州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张爱玲:在这里,遇见你/刘聪著. —郑州:河南文艺出版社,2014.12

(女作家的情感世界)

ISBN 978-7-5559-0127-3

I. ①张… II. ①刘… III. ①张爱玲(1920~1995)—评传 IV. ①K825.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4)第 259549 号

出版发行	河南文艺出版社
本社地址	郑州市鑫苑路 18 号 11 栋
邮政编码	450011
本社网址	http://www.hnwybs.cn
电子信箱	master@hnwybs.cn
售书热线	0371-65379196
承印单位	河南省瑞光印务股份有限公司
经销单位	新华书店
纸张规格	890 毫米×1240 毫米 1/32
印 张	6
字 数	136 000
版 次	2014 年 12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4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20.00 元

版权所有 盗版必究

图书如有印装错误,请寄回印厂调换。

作者简介

刘聪 女，山东威海人，1974年生。文学博士，曲阜师范大学文学院副教授，中国现当代文学专业硕士生导师，汉语国际教育硕士生导师。海峡两岸梁实秋研究学会理事，山东省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会常务理事，中国电视剧编剧委员会会员，山东影视制作有限公司签约编剧。已出版专著《现代新儒学文化视野中的梁实秋》《古典与浪漫——梁实秋的女性世界》《张爱玲：在这个世上我可以投向谁》，合著《梁实秋图传》。主持山东省社科规划重点项目“现代新儒学文化思潮与中国现代文学”、教育部青年基金项目“梁实秋年谱”、中国博士后基金资助项目“文化生态视野中的梁实秋接受史研究”。在《文学评论》《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中州学刊》《韩中言语文化研究》等海内外重要学术期刊上发表学术论文二十余篇，创作影视剧本《瞧这两家子》《纸婚》等。

总序

女人的情感世界，是一道迷人的风景线。

法国女权主义作家西蒙娜·波伏娃在《第二性》一书中写道：

当迷人的女人展示出她的全部风采时，她是令人激动的客体。她是深深树立在非洲丛林战的图腾，她是直升机，她是小鸟。而最令人叹服的是，在她的着色的头发下面，森林的沙沙响声变成了思想，话语从她的双乳中流出。男人向这位迷人的女人伸出了渴望的双手，但是当要抓住她时，她却消失了。

爱的文化意蕴可以比作一朵紫罗兰，是一种悠悠柔情的紫红色。我相信，天下女子也都会有如此美丽、纯洁而富有诗意的情感世界。

这套“女作家的情感世界”丛书，推出冰心、林徽因、丁玲、张爱玲四位中国现代女作家传主。这些作家在作品中各自展示了女性的风采及其独具个性特色的精神品质：或奔放，或蕴藉；或轻盈，或凝重；或潇洒，或低吟。阅读文本，无论是诗歌、散文还是小说，虽然抒情叙事的方式不同，但无不镌刻着时代的印记，谱写作者心灵的乐章。

冰心是受到广大读者尊敬的五四诗人。在她的晶莹清丽的小诗中，浸透着母爱与博爱两个主题。“人类啊，相爱吧，我们都是长行的旅客，向着同一的归宿。”“母亲啊，天上的风雨来了，鸟儿躲到他的巢里；心中的风雨来了，我只躲到你的怀里。”

冰心吟诵母爱,林徽因弹唱的则是男女情爱之曲。“我说你是人间的四月天,笑响点亮了四面风,轻灵在春的光艳中交舞着变。”全诗跃动着少女的一颗纯真的初恋的爱心。

丁玲拒绝了冰心的娴静,也跨过了林徽因的纯真。她笔下的莎菲女士,是一位经过五四新文化洗礼的知识青年,是旧礼教的叛逆者,是性爱的大胆的追求者。莎菲在两性关系中占据着主导地位,她可怜苇弟的怯懦,也鄙视凌吉士的市侩气,这就是“莎菲式的爱”。

张爱玲笔下的女性,不具有主导的地位,相反的是被彻底地边缘化了。《金锁记》里的七巧,出身低贱,嫁到姜公馆当二奶奶,然而丈夫是一个性无能的残疾人,她带着沉重的精神的负荷渴望得到情爱与性爱,只有当她与小叔姜季泽的偷情受到扼制以后,她才成为一个疯狂报复的女人。一副打不开的金锁,锁住了女人美丽、纯洁的爱心,换来的是七巧破碎的情感世界。

为保证丛书的质量,我们特意邀请四位教授撰稿。他们对自己承担的撰稿课题有专门的研究,是该研究领域的专家。我们谨此致以谢忱。

本书的特点是故事性强,叙事生动简约,文字明白晓畅,并配有图片。这是我们奉献给广大读者的丰腴的精神食粮。敬请读者批评指正。谢谢!

黄侯兴 于北京

(黄侯兴,1934年生,祖籍福建泉州,印度尼西亚归国华侨。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中国传媒大学兼职教授。著有《鲁迅——民族魂的象征》《郭沫若——青春型的诗人》《茅盾——人生派的大师》《孔子与论语》以及散文集《北大九年》《残破的世界》等。)

张爱玲的罗曼蒂克

罗曼蒂克这个词似乎很难跟张爱玲有什么瓜葛。

在她声震文坛的第一篇小说中,年仅 23 岁的张爱玲就设计了一个繁华的声色世界,并且把一个年轻女孩的爱情轻轻捻碎在这个世界里。葛薇龙是一个落魄的世家女孩,带着一点儿青春的梦想到香港求学,为了生存投靠了徐娘半老的姑母,但这个世界上没有人肯把自己的财富轻取轻予,对嫡亲的侄女也不例外。姿色衰老的姑母把葛薇龙当作爱情诱饵,为自己钓取情人,葛薇龙却试图在这些虚伪的男女关系中打捞到自己的爱情。这当然是她的一厢情愿,然而她却因此成熟了,懂得了人生哲学:“她听说过,有一个人逛了庐山回来,带了七八只坛子,里面装满了庐山驰名天下的白云,预备随时放一些出来点缀他的花园。为了爱而结婚的人,不是和把云装在坛子里的人一样的傻么!”23 岁的张爱玲让她小说中的女孩说出这样一番话来,不可不谓语出惊人。

而最惊人的是她同一时期写成的另一部重头小说《倾城之恋》。单看题目,没有人怀疑这将是一部爱情佳话,但张爱玲却反弹琵琶,让我们看到了另一种爱情景观。

白流苏是一个离了婚的年轻女人,带着离婚后的一点资财,在母亲和兄嫂们的门下仰人鼻息地生活着,当这份资财变得稀薄时,

兄嫂们也就容不下她了，这时的白流苏不得不开始考虑自己的出路。一个惯会为人做媒的徐太太劝慰她：“年纪轻轻的人，不怕没有活路。”白流苏道：“有活路，我早走了！我又没念过两句书，肩不能挑，手不能提，我能做什么事？”徐太太则一语中的地告诉她：“找事，都是假的，还是找个人是真的。”徐太太的这一句话点醒了白流苏，对很多女人来说，谋生与谋爱是一体的，找一个可靠的人嫁掉，也就是谋生了。后来，机会果然来到了身边，一个叫范柳原的花花公子被她吸引，于是两个人各揣心思，范柳原想方设法地渔猎美色，白流苏则费尽心机地要为自己的后半生抓住一点依靠。在香港的花花世界中，他们躲在爱情的面具后面，为着各自的私心钩心斗角。倒是范柳原的一番话道出了两人的处境，他对流苏说：“有一天，我们的文明整个的毁掉了，什么都完了——烧完了，炸完了，坍完了，也许还剩下这堵墙。流苏，如果我们那时候在这堵墙根下遇见了……流苏，也许你会对我有一点真心，也许我会对你有一点真心。”范柳原的这段话其实也正是张爱玲眼中现代人的婚爱景象：在充满欲望的现代文明中，很难有真正的纯粹的爱情。即使有，也只是现代人生活中的惊鸿一瞥，又哪里说得上地老天荒。

在张爱玲的小说《封锁》当中，她让她的男女主人公在因封锁而停滞的电车上谈情说爱，这个封闭的场景在现实生活中是个突然发生的例外，正是在这个不现实的情境中，会计师吕宗桢和大学助教吴翠远才忘却了现实中的身份，还原成了纯粹的男人和女人，也产生了纯粹的男女两性之间的爱慕。但这一切只发生在短暂的封锁时空中，当解除封锁的铃响起时，他们又回到了封锁之前的状态，正像吴翠远意识到的那样：“封锁期间的一切，等于没有发生。整个的上海打了个盹，做了个不近情理的梦。”

在小说《心经》中，小寒的母亲也以过来人的身份告诉女儿：“人活在世上，不过短短的几年。爱，也不过短短的几年。”

那路远情长的《十八春》里，写曼桢与沈世钧的相识。本来嘛，再平凡的女人，一旦撞进爱情，都希望自己是对方眼中的惊鸿艳影，所以曼桢当然要殷殷地问世钧，什么时候开始喜欢她的，世钧善解人意，说“第一次看见你的时候”，接下来——接下来当然是张爱玲的习惯性动作——消解童话，她说“其实，他到底什么时候第一次看见她的，根本就记不清了”。这简直是辣手摧花，然而是非常张爱玲的手法。

《红玫瑰与白玫瑰》里，佟振宝第一次看到士洪的太太王娇蕊，丢城失地，方寸大乱，乍一看似乎很浪漫了，仔细一看，蓬勃躁动的，分明是性，不是情。

这就是张爱玲在文学世界中的婚爱观：现实是强悍的，男人和女人们被强悍的现实操纵着，爱情变得可望不可即，即使偶然触摸到了，也会转瞬即逝。在这种境况中，男人和女人们所能做到的，也许就是紧紧抓住现实。而男人是这个物质世界的主宰，女人要想有现实的保障，必须要抓住男人。

因此，《倾城之恋》中的白流苏才会不遗余力地取悦范柳原，虽然这让她疲惫，但“她跟他的目的究竟是经济上的安全”，为了这个目的，她只能这样辛苦。

在《留情》中更是如此，敦凤直言不讳地告诉亲戚们，她之所以跟了比她大二十几岁的米先生，“完全是为了生活”。虽然她也细心地照顾米先生，但是这份付出的背后不是夫妻之爱，而是像她自己感叹的那样：“我为了自己，也得当心他呀，衣裳穿、脱，吃东西……总想把他喂得好好的，多活两年就好了。”她尽心尽意地对待他，因

为他终究比自己年龄大，会比她早些年离开人世，她希望米先生将来在遗嘱上不会亏待自己，毕竟他还有原配的妻室和儿女。在这样精刮刮的算计中，爱情只是包裹在外表的一点装饰。

在张爱玲的笔下，未婚的女人大都是一些“女结婚员”，她们需要通过婚姻来谋取一份好的生活，而离婚的女人和丧偶的女人则比那些未婚女人目的更直接，嫁夫的目的就是寻找穿衣吃饭的保障。所以女人们的命运是悲哀的，她们一生“讲的是男人，念的是男人，怨的是男人，永远永远”。

但张爱玲又对女人的这种无可奈何的处境满怀悲悯，在《谈女人》一文中，她说：“以美好的身体取悦于人，是世界上最古老的职业，也是极普通的妇女职业，为了谋生而结婚的女人全可以归在这一项下。这也毋庸讳言——有美的身体，以身体悦人；有美的思想，以思想悦人，其实也没有多大分别。”

读张爱玲的文字读久了，真觉得如同饮茶，一点一点地，把人心那里那点浮华虚幻的油脂麻花，轻洗慢浣地冲淡抹净，但也不是就让人做个没滋没味的素人，总还留下点什么，就是素朴苍凉的人生味。就像《留情》里，她满目沧桑地告诉我们，生在这世上，没有一样感情不是千疮百孔的，紧接着就是一个然而——然而敦凤与米先生在回家的路上还是相爱着。

就算千疮百孔，到底还是有爱的，那就千疮百孔地爱着吧。

在文学世界里，张爱玲像个昆曲中的女伶，粉墨登场，闲步庭园，婉转行腔，慢绕纤指，点遍那姹紫嫣红，尽皆成断井颓垣，务必要惊醒一世人的痴梦。

然而，散了场卸了装，她自己却是那个最不肯醒的痴人。

痴心所系，仍是那千古难求的纯情的才子佳人梦。

太罗曼蒂克了！似乎很不张爱玲，但这正是她。明知道是千疮百孔，还要爱，这不是罗曼蒂克是什么？明知道是炎炎世情滚滚浊流，还要苦苦求那清水一瓢。

其实，她的爱情基因，就是罗曼蒂克。

1994年6月，74岁的张爱玲出版了图文对照的散文集《对照记》，陈子善先生将这本书看作是张爱玲“独特的告别式”。

在《对照记》中，张爱玲一一陈列了她家族中亲人的照片，而在对亲人的回望中，她有这样一段话让人回味不已，她说：“崎岖的成长期，也漫漫长途，看不见尽头。满目荒凉，只有我祖父母的姻缘色彩鲜明，给了我很大的满足，所以在这里占掉不合比例的篇幅。”“我没赶上看见他们，所以跟他们的关系仅只是属于彼此，一种沉默的无条件的支持，看似无用、无效，却是最需要的。他们只静静地躺在我的血液里，等我死的时候再死一次。我爱他们。”

这么浓墨重彩的爱，在张爱玲的笔下，极其罕见。祖父母的姻缘于她之所以“色彩鲜明”，是因为，这份爱情色彩传奇，简直就是古典故事中“才子佳人”的佳话，尽管张爱玲的姑姑一力打破佳话，说祖母不可能愿意接受这份婚姻，但张爱玲说“我太罗曼蒂克，这话简直听不进去”。她就那么一厢情愿地，在自己的生命里，郑重地供奉着甚至模拟了这段佳话。

张爱玲与胡兰成的爱情，生生就是现代世界的才子佳人故事。在古代，才子佳人要一见钟情，要饱经磨难，最后总归要曲终奏喜地大团圆。现代世界礼崩乐坏，样样都荒腔走板，有始无终，所以有了一见钟情的遇见，有了饱经磨难，最后却不能花好月圆，这真是让人不能甘心，哪怕是差强人意的“小团圆”呢。张爱玲身后出版的《小团圆》，就算宋以朗不引证张爱玲的信件，明眼人也看得出这是一本

自传性的小说，直看得人心酸眼迷，不过是梦里的团圆，醒来竟然“快乐了很久很久”，然而，这样的梦，也仅做了一次而已，其他全是噩梦，因为完全是等待。

被张爱玲目为伟大或美好的爱情，全是罗曼蒂克的爱情。

那篇令张迷们低回不已的散文《爱》，写一个少女，在春天的晚上，在后门口的桃树下，偶遇一个年轻人，彼此情动，却终结于潦草混乱的结局。这是她从胡兰成那里听来的乡村小儿女情事，于她却是惊心动魄，夸张地写道：于千万人之中遇见你所要遇见的人，于千万年之中，时间的无涯的荒野里，没有早一步，也没有晚一步，刚巧赶上了，那也没有别的话可说，唯有轻轻地问一声：“噢，你也在这里吗？”等闲的一种遇见，在她眼里，却有地老天荒的意味。她写那少女经过无数的惊险的风波，百折千回，老了的时候还记得从前那一回事，常常说起，在那春天的晚上，在后门口的桃树下，那年轻人。真是无限的依依。

张爱玲的姑姑张茂渊，年轻的时候在去往英国的轮渡上，偶遇李开弟，情窦初开，为此一直不曾婚嫁，直等到李开弟的妻子离世，世道安稳，78岁的张茂渊才如愿做了新娘。张爱玲非常感动，热烈地赞美，说这是她唯一亲眼见的伟大的爱情故事。

张爱玲的母亲，在不能自主的年龄被迫嫁了不爱的人，一旦有了自主权，快刀斩乱麻，恢复了自由身，从此辗转于几个情人的怀抱。张爱玲对此不加批评，反而用罗曼蒂克的感情爱着母亲，这当然是因为她能理解母亲对爱的要求。母亲对爱的要求也遗传给了她，就像她说的，遗传就是这样的辽远神秘。

在《小团圆》里，张爱玲写九莉对之雍的爱，甚至都不以结婚为目的，只是爱，因为她一直觉得只有无目的的爱才是真的。当之雍

提出离婚后跟她结婚，九莉的答复是我现在不想结婚，过几年我会去找你。她的意思是，等到战后，当他逃亡到边远的小城的时候，她会千山万水地找了去，在昏黄的油灯影里重逢。落难的才子，长情的佳人，水远山高的迢迢相思路，金风玉露的相逢，胜却人间无数！

与赖雅也是如此，身无分文的过气作家，不早不晚恰好遇见了，火花灿然。在给好友的信中，张爱玲喜不自胜，说：“这婚姻说不上明智，但充满热情，详细情形以后再告诉你，总之我很快乐和满意。”

热情，充满罗曼蒂克的热情，这就是张爱玲理想中的爱情。那些斤斤计较的、精刮刮的爱情，至多算是一男一女的合伙营业，算不得爱情。

《同学少年都不贱》是张爱玲清算自己跟炎樱的友情的。小说里的两个女人，一个叫恩娟，一个叫赵珏，分明是恩断义绝的隐喻。恩娟当然指炎樱，势利世故。赵珏是自指。张爱玲躲在赵珏的身后，掷地有声地说：“有目的的爱都不是真爱，那些到了恋爱结婚的年龄，为自己着想，或是为了家庭社会传宗接代，那不是爱情。我觉得感情不应当有目的，也不一定要有结果。”眼见得恩娟在世故的婚姻爱情里过得烈火烹油锦上添花，赵珏能用以自卫和自慰的，只有她与崔相逸之间毫无目的的、中世纪浪漫主义的爱情。尽管小说中的表达很婉曲，她说：“甘迺迪死了。我还活着，即使不过在洗碗。是最原始的安慰。是一只粗糙的手的抚慰，有点隔靴搔痒，觉都不觉得。但还是到心里去，因为是真话。”

罗曼蒂克得简直悲壮！

看到了张爱玲的罗曼蒂克，才能懂得张爱玲爱胡兰成，为什么会爱得全无计较，低到尘埃里。胡兰成浪子情薄，不能懂张爱玲的热烈和浪漫，只觉得这是她自愿委曲求全，不知道这原来是她的一

往情深。才能懂得《红玫瑰与白玫瑰》里，张爱玲把一个爱得莽撞不计后果的王娇蕊写得那么动人，把理智的佟振宝和孟烟鹂写得那么寡淡。也才能懂得《色·戒》里的王佳芝，纯粹的爱对于她竟然有石破天惊的力量，哪怕只是电光火石的一瞬间，也足以让她抛头颅洒热血，抵死无悔。《色·戒》这部小说在1950年就写完了，却在张爱玲的手里反复打磨了30年，直到1978年才将这篇小说和其他两个小故事《相见欢》《浮花浪蕊》结集成《惘然记》出版。在卷首语中，张爱玲写道：“这个小故事曾经让我震动，因而甘心一遍遍修改多年，在改写的过程中，丝毫也没有意识到三十年过去了，爱就是不问值不值得。”

爱就是不问值不值得。

罗曼蒂克的张爱玲，才是真的张爱玲。

目录 Contents

- 一 传奇世家的才子佳人—— 1
- 二 落拓颓废的旧式才子—— 12
- 三 辽远神秘的浪漫佳人—— 25
- 四 向往纯爱的天才少女—— 33
- 五 惊动四方的文坛新秀—— 39
- 六 处处留情的岁月荡子—— 45
- 七 惊情遇合的才子佳人—— 51
- 八 乱世红尘的郎情妾意—— 61
- 九 煮文烹茶的风流佳偶—— 69
- 十 随遇而安的薄情浪子—— 75
- 十一 千疮百孔的短暂欢情—— 90
- 十二 了犹未了的难了之情—— 99

十三 急景凋年的爱情生机—— 114

十四 情迁缘慳的陌路天涯—— 124

十五 异国他乡的热情故事—— 137

十六 暖老温贫的哀乐中年—— 144

十七 万转千回的爱情遗事—— 163

一 传奇世家的才子佳人

潘柳黛讥讽张爱玲,说她对自己身怀“贵族血液”引以为荣,一再提及,俾众周知。这实在是小人之心。“贵族”之于张爱玲,没有一点拿来自矜的意思,她眼见着这世家哗啦啦地倾天坍,犯不着去分一份没落子弟的名分。她所珍重的是这份贵族血液中埋伏的爱情基因。

我们要说张爱玲,却要从李鸿章说起。因为这个曾经权倾朝野的晚清重臣,就是张爱玲的曾外祖父。

张爱玲生于1920年,她出生的年代是一个除旧布新的年代,没落的晚清在五四一代人们眼中是一个死去的时代,随着那个时代死去的不仅是王朝体制,还有那个时代的人物与思想。然而,张爱玲却从家族的前尘旧事中,发现了一段传奇的爱情。

张爱玲对自己家族的了解非常晚,大约是她上中学的时候,偶尔从弟弟张子静的嘴里听说自己的祖父就是晚清大名鼎鼎的清流张佩纶。于是张爱玲自己开始不辞辛苦地寻根,她开始回想起小时候隐隐约约地从亲友们嘴里听到的一些大人物的名字,也开始逐渐明白了自己原来有如此煊赫的血统。她好奇地向母亲、姑姑、父亲打听这些家族关系,但父母和姑姑都是走过五四时期的人,他们对新世界的激情远远超过对祖辈的回忆。倔强的张爱玲只好从亲戚朋